第四十三战 玄冥盾牌

熬过了跨年，言澈便跟着安容与回房睡觉，几个小时后还得起早去扫墓。进到房间后，安容与一副颜面扫尽的表情说道：“哥，衣服我帮你洗，不好意思。”

言澈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的换洗衣服够穿了，回去用洗衣机洗就行。说着便去行李箱里摸衣服，摸出来一件睡衣后，又在他面前直接脱下上衣换了起来。

这具25岁的身体上没有大块的肌肉，瘦削的宛如没开始发育的少年。

光是这么看着，安容与就觉得有些口干舌燥。

突然灵光一闪想起自己的使命，他赶紧换上睡衣，然后钻进了冰凉的被窝，开始发功加热。言澈跟着就要进来，他赶紧说道：“哥，还没捂热呢。”

笑着答了句“没事”后，穿着短袖短裤的言澈还是躺了进来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。

两人并肩平躺着，隔着一点微妙的距离，只消稍稍移动身体，就能碰到对方的四肢。不过终究还是十分默契地撑开了一点空隙，低温的空气偷偷涌入。

“哥，你冷不冷？这里漏风。”安容与装模作样地摩挲着膀子，用下巴示意两人中间的空隙。

“有点。要不咱俩贴着睡？”言澈表情如常，看不出任何心理波动。

安容与笑着说好，接着就主动蹭了过去。两条粗细不同的胳膊紧紧贴在一起，热量从粗实的那条胳膊缓缓流向稍显细瘦的那条。片刻，被窝里渐渐暖和了起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调整好睡姿后，言澈淡淡地说道。

“哥，谢我什么？”安容与偏过头去，一脸茫然地看着那张触手可及的脸庞。

“这个新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”言澈也转过了头，四目相对，只是每双眼睛中的神情各不相同。

“哥，只要你想，我家就是你家，随时欢迎你来。”安容与眼神真诚地看着对方。

“我记着了。晚安。”语毕，言澈便躺平，合上双眼。

“哥，晚安。”安容与说完也转身躺平，尝试进入睡眠。

漆黑一片的空间，寂静的只剩下两道呼吸声。安容与僵硬着身子，躺得四平八稳不敢动弹，早先的倦意已经消失无踪，尚有一处还精神抖擞。

听言澈平静的吐息，似乎已经安然入睡，安容与小声呼唤了对方的名字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这才放松了下来，小范围活动了一下身体，此时言澈正背对着他稍稍蜷缩着。

安容与小心翼翼地将手臂从那根纤细的脖颈里穿过，又往言澈的方向挪动了十公分，这才将另一只手轻轻圈了上去。被窝里的温度达到峰值。

没过多久，少年拥着男人也进入了深眠。四周依旧一片墨色的沉寂。

迷蒙中，紧紧抱在一起的两人被朦胧的晨曦唤醒。一番缠绵后，相拥着去浴室洗漱。

男人在厨房准备早饭，少年去阳台上摘了点小葱，洗净后放在男人面前的砧板上。

男人在切小葱时，少年就从身后抱着他，脖子放在他肩头，轻轻吻着那白净的脖颈。

“别捣乱。去餐桌上等着，马上就好了。”男人开口责备道，语气里全是宠溺。

“不要，我想抱着你。”少年用鼻尖拨弄着男人的耳根，临了还轻轻咬了一口。他没有告诉男人，即使是如此的肌肤相亲，心里依旧觉得此番画面不够真切，仿佛只要一回首，一切都会荡然无存。

“你手不老实，昨晚又折腾我。”男人的脸红到了耳畔，却也没有推开那只正在往自己衣服里钻的手。

“哥，那今天换你折腾我。”少年手上的动作轻柔，听见男人发出一声喘息后，哑着嗓子说道：“哥，能不能先吃你？”

“粥要趁热喝，一会儿煮成饭了。”男人端起两碗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，转身走向餐桌。

少年依旧保持着拥抱的姿势，跟着男人进了餐厅，模样像极了粘人的大狗。

吃过早饭后，少年收拾碗筷，男人去阳台上浇水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明明感觉什么都还没做，就突然看见天色渐晚。

梳洗完毕后，一个眼神交流，四瓣柔唇又交缠在了一起。身体交合时，灵魂竟也像是交融在了一起。

相拥的姿势万千，怀中的人始终如一。

“滴滴滴——”

不属于这个时空的声音冷冷划过耳膜，而后响起两声迷糊的喘息。

言澈用手肘顶了顶身后的胸膛，说道：“闹钟。”

安容与意识模糊，凭借身体的记忆摸到了床头柜的手机，掐掉后又抱了回来。收了收圈着人的手臂，嘟囔道：“再睡会儿。”浑然不觉自己正用凶器顶着怀中人的屁股。

言澈拍了拍自己的脸，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。而后又挠着环在腰上的大手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容与，一会儿要去扫墓。快醒醒。”

安容与人没醒，反倒将双手合得更紧，放肆闻着鼻翼前的发香。

言澈的嘴角扬起，抓起盖在自己腰上的手，轻轻咬了一口，留下两圈整齐的牙印。

虽然不算用力，但被咬的人还是吃痛，皱了皱眉头，醒了。

安容与哼哼唧唧了几声，这才揉着眼睛说道：“哥，几点了？”

从温暖的怀抱里钻出来后，言澈边换衣服边说：“闹钟刚响没多久，快起床收拾吧。”

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情况，待言澈进浴室洗漱后，安容与躺着刷了会儿手机才起床换衣服。

每个大年初一的早上，一家人都要去给姥姥扫墓。

墓地离姥爷家不远，当初选择在这里买房也是出于方便。姥爷平时经常会一个人去扫墓，带一些自己种的小花，在墓碑前读上几首诗，说是怕姥姥一个人太孤单。

吃过早饭后，一家人坐两辆车前往墓地。车道上空荡荡的，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在平坦的公路上呼啸而过，半小时后，就到达了目的地。

姥姥的墓碑擦的很干净，墓台周边也是一尘不染，上面的一剪腊梅还没有完全干枯。

姥爷熟练地掏出一根帕子，将墓碑轻轻拂了一遍，之后开始依次祭拜。轮到安容与时，他嘴上挂着一个淡淡的笑容，在心里默念道：“姥姥，这是我想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，今天带他来见您。”

安容与从未见过这位年龄停留在三十一岁的姥姥，只是从墓碑上的那张黑白照片来看，她可真称得上是位眉眼如画的美人。

整个过程中，言澈一直站在旁边，表情庄严。最后，才上去献上一束白菊，郑重地行了礼。

之后的几天简单却又不乏味，闲暇时分与姥爷一起写字下棋，或者出去聊天散步。晚上则在无意之中相拥着入眠，直到起床之前的半梦半醒间，还能大大方方地闻闻言澈的发丝，随后从愉悦中笑醒。

正如梦总是要醒的一样，美好的时光也总会在还未察觉时便悄然离去。

回家那天，姥爷从地里割了几把青菜，跟着一些年货，一起送上了车。

依旧是没有雪的新年，冷还是一样的冷。周遭景色一片枯黄，看的人郁郁寡欢。所幸有言澈在，和老的小的都聊得来，在车上干坐着也不觉得无聊。

送言澈到楼下时，安母硬塞给他好几袋年货，都是些水果干果零食，不会太贵重，也不至于放在一旁当摆设。

这天晚上，一个人的被窝，安容与竟觉得不如以往温暖。想来定是从身到心都生了场病，无药可医。

初八那天，暂停两周的家教终于恢复如常。考虑到高三的学习强度，所以寒假剩下的日子里都是每天四小时。

自从上回考到111名后，安父安母都觉得这已经是极限中的极限，或者完全可以归咎于运气，总之也没有再抱能更上一层楼的希望。

两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足够一张白纸变成一份优秀的答卷，却也不免让人追悔莫及，在年少无知时，浪费过太多时间。

这天补课结束后，两人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，照例准备吃晚饭。刚打开房门，就听见安父安母在和一个陌生男声聊天。

安容与正要发问，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了起来，浅茶色的头发，两只清澈透亮的蓝眼珠，与亚洲人截然不同的面部轮廓，此时正笑靥如花，挥手说道：“容儿，想我了吗？”

安容与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答道：“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毕业了？”

安母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瞪了儿子一眼，说道：“人家刚回国，就来给你爸你妈拜年。还不快介绍一下？”

安容与这才想起来身后的言澈，他先是转过头，语气温柔地说道：“哥，这是钦不语，之前和你说过的，在英国上大学。”之后又看向面前的男人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这是言澈，马上研三就要毕业了，现在在给我做家教。”

钦不语在听话间，已经笑眯眯地走到言澈面前，黑色的耳钉在不同角度的灯光下熠熠生辉。他伸出右手，说道：“久仰久仰。早就听容儿夸你了，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。”说完又把头偏向安容与，小声说道：“你可没说过有这么好看啊。”

言澈笑着递上右手，有些害羞地说道：“你好，我也常听容与说到你。”这话是胡扯的，言澈只是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帮人，经常来直播间撒钱，只是都在国外求学，所以安容与也从来没有仔细介绍过。

钦不语眼里闪过一丝玩味，一把揽过安容与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老实交待，都说我什么坏话了？”

安容与脸上写满了厌恶，将那只搭在自己右肩上的手推掉，答道：“夸你人美心善，聪明伶俐。”

钦不语面带春风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信了。你小子，半年不见长这么高了，揽着你都费劲。”顺手比了比个头后，又转向言澈说道：“我去年年底毕业的，后来跑去欧洲玩了一圈，折腾到这个时候才回来。”

之后几人又闲聊起来，安母和钦不语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，言澈也将这个人大致了解了一遍。

钦不语是上安一家投资公司老板的二儿子，母亲是英国人，上头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两人关系很好。因为母亲的关系，在国外呆的时间比国内要多得多。

钦不语初中之前都是在国内过的，当时安家就是得到了钦父公司的投资才能将那家小店做大。年长几岁的钦不语自认是哥哥，非常喜欢安容与这个可爱的弟弟，平时自己吃的玩的都会买一份一样的给这个小鼻涕虫。姥爷家的那张照片便是小钦不语带着小安容与去游乐场的时候拍的。

之后的初中、高中和大学都是在英国读的。本科学的金融，延迟一个学期毕业后，去欧洲跑了一大圈才回来。刚把行李放家里，就过来拜年了。只是安容与死活都不信他只是想自己了才过来看看的。

没聊多久，四人就被安父拉上了餐桌。言澈的餐桌礼仪本就很好，细嚼慢咽，不会吃太多，也不会吃的太慢，基本上都是与主人同时开始吃，与主人差不多时候停下。而钦不语在餐桌上的表现则更为苛刻，一眼就能看出受过相应的教育，而需要进行此种教育的孩子，也一定不会是普通人家。

晚餐过后，安容与一如既往地提出要送言澈出小区，钦不语二话不说，也径自跟了上去。瞅见这条小尾巴，安容与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跟出来干嘛？”

钦不语十分没有眼力见地从他俩中间插了进去，一边搂一个，娇嗔道：“唉，你是不是青春期，叛逆了？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！小时候多可爱啊，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，找我要糖吃，啧啧啧。哪像现在，一身的刺头。”

见自己高大威猛的形象摇摇欲坠，安容与赶紧去捂他的嘴，将他推走后，紧张兮兮地走到言澈身边，说道：“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这人在国外呆的时间长，跟谁都自来熟。”

被推开的钦不语追了上来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哥被劈腿的时候都没这么伤心，没想到今天还是栽在你小子手里。”

言澈全程只是笑笑，那笑容看起来格外真切，就像是在看两个活宝互相捉弄，有时候还会用手抵在鼻尖下方，捂住偷笑的嘴。

送走言澈后，钦不语一改刚才的轻佻，表情跟个老狐狸似的，回头说道：“你喜欢他？”

安容与现在稍稍惊讶地睁大了眼，随即又板着脸，白了他一眼，答道：“要你管。”

钦不语再次揽过安容与的肩膀，这次没有被推开，说道：“没表白吧？还是……你怕？”见对方不说话，他继续说道：“你小子藏得够可以啊，怎么，怕我跟你抢？”

这句话似乎戳到安容与的痛点，他将肩膀上那只手甩开后，冷冷道：“知道了还问？你那个小男友呢？”

钦不语眉头皱了皱，自嘲一般说道：“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知道了还问？”随即又恢复了笑容，补充道：“不过你的小家庭教师，真的很可爱。要不要哥哥帮你试探一下？”

安容与摆摆手，无奈道：“别别别，算我求你，他是个很传统的人，吓跑了我跟你没完。”

钦不语闻言，露出一个玩味的表情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传统……有意思。长得好看，脑子好，性格看起来也不错，翩翩君子的感觉。只是有点……拒人于千里之外啊。这朵高岭之花，你怕是搞不定了。”

安容与心想，亲也亲过了，抱也抱过了，这人迟早都得是自己的。想到这里，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，连语气都变得骄傲，“等我高考完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。”

钦不语一副看热闹的表情：“你那黏糊糊的眼神在家里好歹收敛点，真当叔叔阿姨瞎的吗？连我都看得出来，你就差把眼珠子挖出来贴人家屁股上了。”

安容与老脸一红，脖子也粗：“瞎说什么啊，什么屁股不屁股的？我明明只是看脸而已！”

抓包成功的钦不语笑得更加开心：“看就看了呗，他屁股是挺翘的，真奇怪，人看起来挺瘦的吧，脸却有点肉嘟嘟的，真是可爱。”

忍住想戳瞎那双蓝色玻璃珠似的眸子的冲动，安容与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滚滚滚，以后不许偷看！”

钦不语露出了一个痞痞的笑容，半开玩笑道：“哥哥我犯得着偷偷摸摸看？”

差不多一般高的两人在寒风萧瑟的长街下漫步，都生的养眼，一个黑发黑眸，看起来如高山一般冷淡遥远；一个茶发蓝眼，面带桃花，有一丝坏小子的成分在里头。路上偶尔经过的行人都忍不住多看他们两眼，碰见面子薄的女生，痞帅痞帅的那个还会献上一个俏皮的媚眼，惹得姑娘们小脸绯红。